



太行志

崔復生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是以太行山区人民在农业合作化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治穷山恶水，彻底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为背景写成的。

作品通过大量的生活素材，运用艺术手段，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作者满怀革命激情，努力塑造了县委书记老高、青年社长石林、老支书张忠，以及老贫农石青山、王大水、刘荣花、白云英等许多英雄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展开了激烈复杂的斗争，从而热情地歌颂了太行山区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革命精神。

小说通过太行山区的一角，展示了社会主义新山区的美好图景。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语言也生动活泼。

太 行 志

崔 复 生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7年11月第1版 1977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5·155 定价 1.55 元

目 录

序 歌	泪水泉	(1)
第一章	山村锣鼓	(42)
第二章	不平静的夜晚	(83)
第三章	红灯闪闪亮	(113)
第四章	勘测奶奶山	(143)
第五章	松柏长青	(179)
第六章	副业会	(202)
第七章	第一次交锋	(229)
第八章	秋风凉	(272)
第九章	心连心	(312)
第十章	“耕读第”里	(335)
第十一章	夜访老羊工	(364)
第十二章	醉心酒	(395)
第十三章	夜静月明	(423)
第十四章	胸怀	(448)
第十五章	逼债	(477)
第十六章	火红的心	(509)
第十七章	姚河镇上卖柴人	(537)

第十八章	夜闯奶奶山	(570)
第十九章	阴风鬼火	(593)
第二十章	风波	(615)
第二十一章	心意	(646)
第二十二章	挡不住的潮流	(671)
第二十三章	炉火通红	(709)
第二十四章	泉水清清	(740)
第二十五章	挣扎	(773)
第二十六章	再次较量	(797)
第二十七章	奶奶山上旗更红	(823)
尾 声	没有结束的战斗	(844)

序 歌 泪 水 泉

巍巍太行山，象一条巨龙盘亘在华北大地上。它南临波涛汹涌的黄河，北连宏伟壮越的万里长城。自南至北，蜿蜒千里，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

太行山独特的崖边石壁，就象人工雕凿过的天梯，一层接一层，一迎接一迎的矗立着。那挺拔峻峭的山峰，犹如锯齿一样，起伏连绵，直指青天。

整个太行山区，历来以干旱缺水著称，除了那坚硬的崖边，就是干枯的沟壑。太行山的支脉千万条，山头千万个，条条山岭上有着劳动人民的足迹，座座山头上洒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尽管这里干旱缺水，尽管这里石厚土薄，但是，世世代代，这里的劳动人民为了生存下去，披荆斩棘，流血滴汗，还是拚命地经营着这块干枯的土地，顽强地在这块土地上挣扎着。他们在峭壁顶上垒起了梯田，他们在岩石缝里撒下了五谷的种子……可是，劳动人民用血汗经营了几千年，

几千年来却从来没有过一天好时光。他们辛辛苦苦垒起的梯田，被山霸们霸去了；他们用血汗换来的一点粮食，被地主阶级逼走了。最后，留给穷人的仅仅是秕糠和野菜。这还是平常年景。如果遇到饥年旱月，穷人们不但吃不上秕糠和野菜，就连水也喝不上了。阶级的压迫，天灾的折磨，常常把太行山区的贫苦农民，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大饥大旱的年头。……

千里太行，旱魔起舞，土石生烟，那呼啸着的狂风卷着飞砂走石，吹打着太行山的悬崖峭壁，吹打着一个个酷旱的山村。

这是一个黑沉沉的夜晚。天灾、人祸，随着那呼啸的狂风，一齐来到了奶奶山旁的石头庄。

石头庄在太行山中部，是个有一百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它背靠奶奶山，面对鲁班壑，村口长着一棵两人抱不住的黄连树。眼下，在这棵粗大的黄连树上，挂着两盏写着“石家大院”字样的大风灯。在那风灯的照射下，看得见在一根碗口粗的树干上，一字儿排开，一溜儿吊着六个衣裳褴褛、血迹斑斑的穷苦人。

吊着的头一个人，是个三十来岁的壮年汉子，他叫石成玉。石成玉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里，从他记事起，经受的灾难一个接一个。他十三岁那年，他爹为了给他找个谋生的出路，忍饥受饿凑了两块钱，去求人送他到镇上一家杂货铺里当学徒。可是，他学徒还没期满，他爹累倒在炕上病死了，吃药治病又欠下了还不清的阎王债。石成玉走投无路了，

就去给本庄财主石怀富当长工。接着，又是一个旱年头，五岁的小妹妹饿倒在土炕上，没饭吃，连水也喝不上，一直喊着“渴……渴……”当时在石怀富家里当丫头的姐姐为了救妹妹，就从地主家里偷偷提了一罐水，可是才走到大门外，就被地主家的狗腿子们看见了，一棍子打在头上，得破伤风死了。姐姐死过的第二天，妹妹也断了气。……石成玉从死亡线上熬到今天，他又被吊在黄连树上了。

黄连树上吊着的第二个人，是在苦水里泡了六十六年的石拴老汉。

第三个，是个六七岁的孩子，石拴老汉的孙子；

第四个是石拴的儿子石铁山；

第五个、第六个，是石头庄上穷得“叮当”响的长工觅汉石头和石启山。

黄连树周围，站满了石头庄上愤怒的穷兄弟们。他们一个个捏紧了拳头，横眉冷对。在那一张张枯瘦的脸上，一双双充满阶级仇恨的眼睛，愤怒地盯着树旁石坎上站着的三个人。这三个人背后是一群手掂皮鞭，荷枪实弹的区警、打手。

在这三个人当中，为首的一个身穿闪缎长袍，外罩青丝马褂。这人五短身材，吃得肥头大耳，青黄虚胖的脸上充满凶残的神色，他就是石头庄上石家大院的主子石怀富，自称“石善人”。紧挨石怀富身边站着的一个短衣短打，面皮白净，留着大背头，腰勒武装带，手掂二十响匣子枪的，是石

怀富的胞弟石怀贵，尔今姚河镇上的伪区警队队长。在他兄弟二人面前，还有一个头戴礼帽，短衣短打，躬手作揖的麻子脸，这便是石怀富的心腹狗腿子石狮，人称帮狗吃食的“石大麻子”。

石大麻子这天晚上被穷人打烂了头，前一阵还痛得哭爹嚎娘，吓得心惊肉跳。这会儿站在主子身边，有了靠山，又狗仗人势，气粗胆壮起来。他的头用一根白布条子七缠八裹地包着，外边还浸着点点血迹，看上去象服了丧，戴了孝。黄连树下的穷人们看到他这种狼狈相，心里微微有点解恨，只可惜当时没有把他一下子砸死。

这时，石怀富气急败坏，摇晃着肥笨的身子，把手一挥，恶狼似地大声嚎道：“打！给我狠狠地打！往死处打！”

石怀富的话音没落，站在背后的一群打手便蜂拥而上。接着是一阵雨点似的鞭声。黄连树上的千枝万蔓一齐颤抖起来，挂在黄连树上的大风灯摇摇晃晃，昏昏沉沉。随着这鞭声，被吊在黄连树上的六个穷爷们身上，出现了一道道血迹鞭痕。皮鞭扯得破烂的衣裳一片一片地向下飘落，鲜血从穷汉们身上一滴一滴向下淌流……这鞭声，激起了站在黄连树下的穷兄弟们的阶级仇恨；这鞭声，点燃了憋在穷兄弟们心头的怒火。黄连树下的人群愤怒了，人们一阵呼喊，一阵怒骂，“呼”地一声冲了过去，被打手们拦住了；再冲过去，又被区警们挡住了……

树下穷人们的反抗，使石怀贵恼羞成怒，他要亲自下手，来个“杀鸡给猴看”。只见他把衣袖挽了挽，亲自掂起

一把沾过冷水的皮鞭，走过去，抡起皮鞭狠狠地朝吊在黄连树上的人身上抽去。抽一鞭问一声：

“你们这些穷光蛋，为啥目无国法，私自去开泪水泉？”

树上树下穷人们一声喊：“为了水！”

石怀贵问：“你们为啥聚众谋反，夺了我家的旱池？”

众人喊：“为了水！”

石怀贵问：“你们为啥蔑视乡绅，辱骂善人，打伤我家狮子？”

穷人们又是一声吼：“为了水！”

树上树下，吼声如雷：“为了水！为了水！还是为了水！”

石怀富暴跳起来，吼道：“打打打！把这帮穷鬼统统给我往死里打，一个不留！”

黄连树周围站着的穷人愤怒了，一齐向石家兄弟逼去：

“狗东西住手！不准打！不准打！”

石怀贵见此情景，顺手把匣子枪机头“咔嚓”一声扳开，对准黄连树上空“砰！砰！”打了两枪，骂道：“他妈的，老子这‘铁公鸡’可是吃荤不吃素，闹吧，谁再闹，老子就先把吊在树上的六个人打死，一枪一个，一个不剩！”

石怀贵乘势把手一挥，朝打手们大声喊道：“打！继续打！”

接着，又是一阵劈劈啪啪的鞭声。随着鞭声，又是穷人们一阵阵愤怒的呼喊和叫骂……

这愤怒的叫骂声，象狮吼，似雷鸣，冲破黑沉沉的夜幕，震撼着千里太行，回荡在万里长空……

啊，天哪，这究竟是什么世道？啊，地呀，这究竟是什么时代？

这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

这是蒋家王朝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民国”时代。……

石头庄，就象太行山区所有的穷苦山村一样，历来干旱缺水。因为缺水，世代不知给穷人带来了多少痛苦和灾难。人们天天盼水偏偏没水，人们年年怕旱偏偏多旱。翻开石头庄的历史看一看，别处兴许是十年九旱，这里却是十年十旱，不是大旱就是小旱。小旱小灾，大旱大灾，年年有旱，年年有灾。

这年春天，石头庄又遇上了一场大旱。从头年的六月到这一年的春三月，整整八个月，这里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没有落过一次厚雪。头年秋后勉强种上的小麦，多数没有出土，麦籽还原样埋在土底下，偶尔有几颗发了芽钻出了地面，干风一吹，日头一晒，早焦了。眼前已经过“清明”节了，要是在小早有雨年头，太行山上的老林幼树，野花杂草，早已是葱葱绿绿，红黄点点了。可是现在，那远远近近的大小山头，显得光秃秃，灰蒙蒙的，毫无一点春天的生机。风，每天尽是干燥的西北风。狂风掠过山峰沟壑，卷着飞砂走石，好象一头凶恶的猛兽，在这千里太行冲来撞去，吞噬着山山岭岭上的一切，威胁着贫苦农民奄奄一息的生命。

大旱临头，对石头庄的贫苦农民来说，也就是大难临

头。和平原相比，太行山里的贫苦农民，不但头顶上压着三座大山，脖子里还多了一把看不见的钢刀——水。这把刀子的把儿，就握在地主阶级手里。平时，那些地主老财们，强迫穷人给他们打下了一座座旱池、旱井、水窖，把天上落下来的雨雪蓄起来，除供他们人吃兽用外，每逢遇到饥年旱月，当穷人们断了水源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些吃不完、用不尽，已经发臭的水拿出来，卖给缺水的穷人。每担水的价钱高到小米二升，玉米半斗。每到大旱年头，就成了地主们发家致富的吉年利月。他们就用这把水“刀子”，把穷人身上的血和汗，全部刮到他们的金盆银碗里。可是，穷人们到这个时候，往往已经是债务累累，连糠菜都填不饱肚子，那里还有粮钱买水？很多人对着地主家的旱池、旱井大骂一声：

“呸！老子宁死也不吃你这臭水。走，找有水的地方去！”外地是逃饥荒、难荒，太行山里的人又加了一荒，常常出外逃水荒。于是，穷人们搬上几块大石头把门窗一堵，编一对荆筐挑上，拉儿扯女，逃荒走了。可是天下的老鸦一般黑，那里也没有穷人立足的地方啊！逃荒，逃荒，越逃越慌。凡是逃出去的人，十有八九返不回来。有的渴死、饿死在盘山道上，有的摔下悬崖，有的被虎狼吃掉，大多数被地主富人吸尽了最后一滴血，含着悲愤倒下去了……

所以，这里流传着一首悲切的歌谣：

光岭秃山头，

水缺贵如油。

豪门逼租债，

穷人日夜愁。
封上房门去逃荒，
走一步来一回头。
山儿高啊道儿险，
汗水伴着泪水流。
一路哭声一路恨，
一路尸骨一路仇。
太行山啊太行山，
这苦难的日子啊，哪儿是尽头？

.....

眼前，这幅悲惨的情景又出现在太行山区，又出现在了奶奶山前的石头庄。

连续八个月的大旱，好象把周围的山岭、村庄都烤焦了，似乎划上一根火柴就能把那山岭村庄全部点燃。住在这石头庄里的一百多户人家，除石怀富等几户地主家有旱池、旱井外，大部分都靠到五里外的葫芦沟里担水吃。可是三天前葫芦沟里的水已经被担光了，沟底只剩下一片白花花的鹅卵石。石头庄穷人们唯一的水源断了！许多人家已经好几天没有喝上水了，有的把仅剩下的一盆一罐保命水，留着到最渴最渴的时候再喝。

山里人出世以来过惯了艰难日子，半月二十天断粮不怕，可以在山上挖点野菜充饥，可是断了水不行。断了水就断了穷人的命啊。这几天，石头庄上的穷人心慌了，意乱了。水，上哪儿弄水？没水怎么活下去？

水？有的是水！地主石怀富家的水足着哪！在石家大院里，有三个能盛三千担水的大旱井，门外边还有一个两丈深、二亩大的大旱池。这些旱池和旱井，都是石怀富和他的祖上逼着村上的穷人为他们修的。就说他门外那个大旱池吧，就是石怀富他爹打着“积德行善，周济乡民”的旗号，欺骗村上的穷人为他修成的。当时他说得好听，池子修成以后，蓄下的雨水供全村人吃用。可是池修成以后，石怀富他爹把脸一黑，说旱池修在他家地上，就归他家所有。并在周围垒上了一圈高高的石墙，安上了大门，然后“咔叭”一声落了锁，谁也不准到池里去打水。众人心里忍不下这口气，在石拴他爹的带领下，纷纷上县衙门告状。可是，石家大院早已买通了官府。那县官往大堂上一坐，问道：“那旱池是何人叫修？”穷人们如实作了回答。县官点了点头，又问：“那旱池修在何人地上？”众人又如实回答了。县官听罢，突然把惊堂木“叭”地一摔，吼道：“照照照！既然这旱池是石贡生让修，石贡生就为旱池之主；既然这旱池修在石贡生之地，这旱池就为石贡生之业。呔！你等纯系乡俗刁民，竟敢诬告士绅，大闹县衙。来人哪，拉出去，每人重打五十大板！”穷人们不但没有告成状，反而挨了一顿打。从此以后，那个旱池也就成了石家大院的永久基业了。……石怀富每到干旱缺水年月，就沿用他祖上传给他的那块“开池卖水，积德行善”的招牌，用门外那一大池臭水，大发横财。他只要能把这池水撒出去，石头庄穷人的血水和汗水，就全流到他石怀富的粮仓和钱柜里去了。

这一天早上，随着一阵干燥的山风，在石头庄那四八三十二条狭窄的胡同里，响起了一阵“哐！哐！哐！”的铜锣声。接着，是石怀富的狗腿子石大麻子的喊叫声：

“喂！众乡民听着：咱石头庄的石善人开恩说话啦：为了积德行善，拯救乡民，今儿下午决定向大家施水救命。每担水取薄酬小米二升，或小麦五斤。没粮没钱，也让吃水，每用一担水，来日为石善人奉做恩工三个……这是石善人的大恩大德。大家赶快领水去喽……”

接着又是一阵“哐哐哐”的锣声。

这锣声和喊声，随着一阵干风，吹进了一个用石头围着的破落小院里。在这个院里的一个茅草庵子里，住着祖孙三代三口人，这就是石拴一家——石拴和他的儿子石铁山、七岁的孙子小苦娃。石拴是石头庄上最苦的穷人，今年已经六十六岁了。他爹娘生养了他弟兄三个，爷儿四个在苦水中“扑腾”了一生，也没有还清地主石怀富家的粮债和水债。他两个弟弟都是在二十来岁就被渴死、饿死了，一个老娘也接着咽了气，一家人就剩下他和他爹还有儿子石铁山。石拴他爹是个很刚强的人，为了在奶奶山上为穷人挖出传说中的“泪水泉”来，用榆树皮把腰勒紧，顶着风雪，一连在奶奶山上挖了三个冬天。三十多顷大的山坡上，每一寸土地他都走遍了，每一块石头他都搬动了。长镐磨短了四四一十六把，砍山鞋穿破了整整九双。后来穿不起鞋了，就光着脚在山上刨。脚上的肉磨出了血，血变成了脓，成了疮。脚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脚板上磨出了一层一指厚的硬黄茧，针插不

进，刀砍不入。就这样，他经过几个寒暑的挖呀刨呀，最后终于把泪水泉找到了。当他用长镐撬掉最后一块大石头时，一股胳膊粗的泉水“咕嘟”一声流出来了。老汉捧起清清的泉水美美喝了个饱，站起来摸着胡茬子上的泉水珠儿，连连说道：“好甜！好甜！”谁知他的话还没落音，地主石怀富的爹爹石贡生就派人来抓他了。来人没容分说，一条铁锁链便套到了他的脖子上，拖进了县大堂。县官说他私开山泉，破坏风水，要推出重打五十大棍。其实只打了十棍，石拴的爹就绝气了。三十多岁的石拴气愤至极，他要报仇，要伸冤，点起一把松油火把，便大骂着冲进了石家大院。结果他仇没报，恨没消，又被捆起来了，和他爹当初一样，脖子上被套上了石家的铁锁链，被拴在石家的石磨上。每天要他当牛做马，推碾拉磨，整整三年，他没有出过碾房门，没有见到过太阳光；不知黑夜白天。三年的牛马生活把个粗粗壮壮的汉子，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一黑，倒在碾房里息了气。石家大院怕穷鬼沾了门风，解下他身上的锁链，连忙拖出去扔到了山沟里。当众乡亲们把他抬回家里以后，他又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第一个发现，就是人们头上都光溜溜的，没了辫子。乡亲们告诉他，如今已经变成“民国”了，要实行什么“三民主义”哩。开始石拴还对“民国”有点希望，可是那个标着什么“平等、博爱”的“民国”，就象日暮西山一样，一天比一天昏沉，一天比一天黑暗。

石拴老汉从青年到壮年，在苦海中泡到现在，已经六十六岁了。六十六个年头他没过过一天好时光。他给石家大院

当牛做马，他在太行山流血洒汗。他亲手开出来的山坡地有上百亩，可自己却没落下一分；他辛辛苦苦种了一辈子庄稼，却没有痛痛快快地吃过一顿饱饭。土地归了石家大院，粮食进了石家仓房。他在人间勤劳了六十六个年头，留给他的是一架干枯骨头和一身痨病。这一天，他躺在茅草庵里的土炕上，气喘吁吁，几天没米下锅不说，已经连水也喝不到了。石拴老汉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了。

守候在石拴老汉身边的是他七岁的孙孙小苦娃。苦娃，并不是石拴老汉的亲孙子，是在两年前的一场灾难中，石拴的儿子石铁山，被地主石怀富逼得走投无路去跳崖自尽时，从荒坡雪地上偶然发现的。石铁山从雪堆下把这个无亲无故的孤儿抱回来，取名叫苦娃，一直抚养到今天。象苦娃这样小小的年纪，在一般的温饱人家，还是依在娘怀里闹着玩的小宝贝，可是这个小小的苦娃，已经在人世间几经苦难，饱尝风霜。艰难困苦的生活，使得这个小苦娃已经过早地成熟起来。他经得苦，受得累，不怕苦，不怕死。他在和这两个比亲骨肉还亲的爷爷、爹爹相伴中，懂得了很多富家子弟永远不会知道的事情。地主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他心头埋下了一颗颗仇恨的种子。他知道应该爱谁恨谁，他跟着爷爷、爹爹的脚步走，照着爷爷、爹爹的样儿学。爷爷、爹爹三天不吃饭不叹气，小苦娃三天不吃饭也不说饿。

小苦娃伸着一双干枯的手，在石拴老汉胸膛上揉搓着。他望着爷爷那张颧骨突起的脸膛，听着爷爷那吃力的喘息声，担心爷爷的病能不能度过这场灾难。

这时，草庵外传来了脚步声，石铁山手里掂着一包草药进来了。石铁山有四十来岁，已经和他爹当年开泪水泉、脖子上拴铁链时年纪一样大了。他个头虽不算太高，但长的却非常魁梧结实，饥饿虽然使他消瘦了许多，可是他那身骨架并没有缩小，使人看出，他仍然是一个刚强壮实的庄稼汉。他把药锅用三块石头支起来，把取回来的中草药倒进去，伸手又把水罐提起来。可是，水罐里只剩下两碗命根子水了。石铁山正要往药锅里倒水熬药，石拴老汉看见了。他折起身阻拦着说：“放下！我已经是死到眼前的人了，还熬那苦水做啥？留下它你们父子俩保命吧，也许三两天之后，老天会睁睁眼，下一场瓢泼大雨，那……”

“爹，我不能看着你……”铁山说不下去了，一串子泪珠滴在了地下的石头上。

小苦娃摇着爷爷那干瘦的身躯，哭着说：“爷爷，爷爷，你让我爹去熬吧，爹不害渴，我也不害渴。等你病好了，咱爷儿仨一块去奶奶山上挖泪水泉！……”

就在这时，那“哐哐哐”的锣声和石大麻子的叫喊声又传进草庵里来了。

石拴老汉把握紧的拳头狠狠地朝墙上一砸，，气愤地骂道：“他娘的，这个狗地主明明是损德作恶，偏偏说是‘积德行善’，明明是借水杀人，却要说是‘舍水救命’！我说孩子们哪，咱穷人要有穷人的骨气，咱宁肯渴死，也不要去看他那坑臭水，那水不是救命水，是要命水！”

铁山点了点头，说：“爹，我取药回来的路上，碰到好